

柔情系列

一帘

幽

梦



雨凌

一 帝 幽 梦

(台湾)雨凌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一帘幽梦

作者:(台湾)雨凌

责任编辑:李荣德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9)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江苏常州教育印刷厂

字数:180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5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 7-80599-114-6/1·9

定价:9.80元

第一章

秋高气爽的北海道，美幌别。这里的秋季格外短暂，因而枫红也转瞬即至，顷刻间，把牧草地四周的山脊，妆点得亮丽缤纷。再过不久，严寒的冬雪便要覆盖大地了。正因为如此，笼罩在这个季节里的空气，显得特别的浓郁。

在建于牧场边的美幌别诊所，仓本彩手提着黑色提箱，从里面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但她随即又跑了进去，快点快点，他满脸焦急地猛招手。

“知道了、知道了啦，我马上就去。”

待永井拓已一走出诊所，两人便坐进小货车的后方，立刻出发。货车在田园的那条大路上，扬起灰尘，奔驰而去。

他们在一间牛舍前下了车。一头母牛站在里面，睁大双眼，呆望着前方。它那胀得似乎就要裂开的下腹，不规则地起伏着。它痛苦地张着嘴，口水从口中流了出来。拓已简直被打败了。

“为什么连这种事都要我做？我是听到母体危急，才赶过来的，结果竟然是……如果是牛，一开始就说嘛！我又不是兽医。不然你要叫，就去叫弹涂鱼来嘛，真是的。”

彩猛敲了一下拓已的背。

“好痛！什么事啦？”

彩看着回过头来的拓已，用手语似在告诫地说：

即将诞生的生命都是珍贵的，不论是牛或人都一样
“是，是，你说得对，说得好。”

戴上橡皮手套的拓已开始帮母牛看诊。

“喂，加油！再努力一下，你可爱的牛宝宝就可以出来了！”

下一瞬间，拓已的表情变严肃了，彩知道这表示事态严重。

“有人工羊水之类的吗？”拓已问道，牧场的人立刻去准备。

“很痛吧！很难过吗？女性真是辛苦哦！”

拓已边注入人工羊水，边对母牛说道。

可是啊，现在愈难过，以后就愈幸福哦！”

采也配合着拓已的动作，不需要任何指示，俐落地从旁协助，牛舍内除了母牛痛苦的悲鸣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

“好、加油！你看，头出来了哦！加油！”

将近傍晚时分，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欢喜的母牛叫声，在牧草地上回荡着。

小货车驰骋在通向遥远彼方的道路上。刚忙完接生工作的拓已和彩，随着车行而左右摇晃。

能顺利生产，真是太好了

“嗯，太好了，能顺利生产，而且是体重三十九公斤的壮硕小公牛。”

彩安心地点点头，拓已于是缩着脖子对她说：

“那么，今天去吃牛排庆祝一下吧！还是去吃涮涮肉？”

彩知道拓已是故意寻她开心，便猛拍了一下拓已的手

掌。

“骗你的，开玩笑的啦！”

“啊，对了，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

看到彩一脸讶异地看着自己，拓已继续说道：

“我哥的小孩，不是快出生了吗？”

面对眼神悠远的彩，拓已警觉地连忙说道：

“啊，对不起。这种事问你就太残酷了……”

彩摇摇头，微笑着慢慢对拓已说：

“我也在祈祷，祈祷能生个健壮的小孩。同时打从心底希望，秀一能幸福，而祥子和小孩也能永远幸福……”

“彩，你真的是……”

小货车猛然摇晃了一下，拓已从座位上跌了下来。

“好痛！害我差点咬到舌头！开慢一点啦！”

看到拓已那副模样，彩不禁笑了起来。

在满天星光下，彩正坐在诊所庭院的秋千上，坐在她对面的拓已则边比手划脚，边翻开手中的图画书。

“一个无依无靠的少女，手中拿着一片面包走在路上。在森林中，少女先后遇到许多贫穷的小孩。”

然后他翻开第二张。

“于是，少女依序把手中的面包、头上的帽子、身上的衣服全给了那些小孩。到最后，她连内衣也……”

拓已一边翻着书，一边悄悄看了一下手表，不让彩察觉。

“全身赤裸的少女走到前方那座小山丘上，抬头仰望满天的星星。”

他再度看了看手表，低语着：“八点二十九分……再一

分钟。”

什么，你在注意时间啊？

彩察觉到拓巳的异样，不禁问道。

“咦？我才没有注意时间咧！”

“可是，你刚才在看表。”

“才没有咧！你不要管那么多，继续看下去。”

拓巳为了掩饰这一切，急忙翻到下一页。

“这时，天上的星星的纷纷坠落，在一瞬间变成了金币。”

拓巳一说完，手表刚好指向八点半。

“八点半，分秒不差！”

拓巳反抬头望着天空祈祷，但是等了好一分儿，仍不见星空有任何的变化。

“那个混账，竟然忘了约定……”

拓巳不由得喷了舌，彩于是纳闷问道：

“怎么了？”

“啊？哦，没什么，只觉得这个星空每天都是这么地漂亮。”

彩点点头站起来，面对星空伸直了双手。仿佛就要坠落的满天星斗，不论何时都美得令人赞叹。

“彩，你觉得呢？你认为少女后来会得到幸福吗？少女虽然得到了那么多的星星，不，是金币，但她会就此幸福了吗？”

彩想了一会儿才回答：

“说不定少女并没有去捡那些金币。”

“咦？”面对满脸疑惑的拓巳，彩慢慢地说明道：

少女一定不认为那样就是幸福。我想她只是在等待。等待拥有如天空般澄澈双眸的人，能出现在她的面前……所以

我觉得少女并不期待星星变成金币，而是在盼望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人。他眼眸所浮现、所绽放的既温柔又强烈的光芒，就像那高挂在天空中的小星星。

停止比手语之后，彩看着拓已的脸，用力地点了点头。

“彩……从我的眼中你看得到星光吗？你所期待的，闪耀着温柔，但却强烈的湛蓝星光……”

拓已忽然伸出比完手语的手，轻触彩的肩头。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闪光倏地直上星空，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之后，绽放出一朵耀眼缤纷的光轮。

“终于打上去了。”

如释重负的拓已用认真的眼神凝视着彩。于是彩悄悄闭上双眼，拓已凑了过来，然后两个人的嘴唇重叠了。接连升空的烟火，宛如自盈满群星的天空溢出似地，拖着长长的光尾滑向大地。耀眼的红蓝色烟火光芒，映照出正在接吻的两个人……

东京的永世会医院里，有一项手术正在进行。这项手术好像很费时。手术室的红灯熄灭，身着手术服的永井秀一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抬眼一望，就看到在走廊上等待的妻子祥子。

“手术成功了吧？”

“嗯……你怎么来了？”

“我也去了一趟医院。医生说胎儿一切正常……”祥子垂下视线看着自己的肚子。

“哦！”

秀一立刻笑开了。

“可以回家了吧？我来等你一起回去……”

“这个嘛……可以再等一下吗？我去交代他们做手术后的处理工作，可能会耽搁点时间。”

秀一才刚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祥子在他的背后叫道：

“名字想好吗？”

“噢？”

秀一停下脚步看了看祥子。

“小孩的名字啊！”

“那不是你妈妈要……”

“我希望由你来取，因为这是我和你的小孩。”

祥子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明白了，我来想想看。”

秀一再度对她笑了笑，然后便快步走向走廊的另一端。

沉坐在院长室沙发上的祥子，等了好一阵子，才见到身穿白衣的秀一走进来。

“让你久等了，我马上去换衣服。”

祥子突然站起来，定睛看着秀一的脸庞。

“秀一。”

“嗯？”

“如果我死了的话……”

“样样……”

秀一的表情渐渐沉了下来。

“我知道生产并不是病，这只是个假设，如果真是这样，你会怎么办？”

“祥子，你最近很奇怪哦！”

“回答我。如果我死了，孩子很可能需要一位新母亲，到时候就算你再婚也无所谓。不过，绝对不能和彩结婚。”

秀一听到彩的名字，不由得感到心慌。祥子冷冷地对他微微一笑，说：

“我到医院门口等你。”

目送祥子离去之后，秀一轻叹了一口气。正当他想脱下白衣时，一颗松脱的钮扣滚落到地板上，发出小小的声响。

秀一弯下腰将它拾起，然后定定地注视着。临别的那天，彩将一颗钮扣放在秀一的手中，然后翩然离去。那惹人爱怜的身影，此刻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秀一换好衣服，整理仪容后，来到大门口，停下了脚步仰望夜空。当他再度跨步前行时，忽然看到前方有一个倒卧的身影。

“祥子！”

他急忙上前，抱起全身瘫软的祥子低声喊道，但祥子却毫无反应。

“祥子！祥子！”

秀一那无助的呼喊声，突然消失在医院上方的黯淡夜空中。

第二天，在院长室里，秀一和女医师小泉美和面对面坐着。秀一的面前摆着一本档案夹。

“这是？”

“今井先生都退休那么久了，也差不多该找位接任者了……”

秀一并不想看，但他仍默默地拿起档案夹。

“里面的每位医生都是心脏外科的权威……”

“我希望那是一位热心的人。”

秀一停下手来，坚决地说道。

“一位会为了患者的病情而潸然落泪，有人性的人。”

“我认为永世会目前所需要的，是声誉卓著的医生……”

秀一打断美和的话，说道：

“总而言之，我退还你搜集的这些履历表，你大概有点不满吧？”

“不，我没有任何的不满。我是因为喜欢院长这种作风，才留下来的。”

秀一不禁苦笑。

“可是，我并不认为世上有院长所希望的那种医生。”

“咦？”

“除了你弟弟以外。”

美和说完这句话后，便深深地一鞠躬，走出院长室。”

拓巳和彩正坐在飞往羽田的飞机上，他们是要去参加远藤园子的结婚典礼。

“可真没想到园子会结婚。”

穿上新娘礼服的园子，一定很漂亮。

“是啊，那件新娘礼服一定很漂亮。”

园子也是啦！

“我知道啦，园子也会很漂亮的。”

彩一边微笑一边点头。

“听说园子的另一半就是接我工作的医生。”

“听说他刚开始还被误认为是色狼。”

“被园子吗？”

拓巳对着噗嗤笑了出来的彩说：

“还取笑别人啊？你一开始还不是误把我当抢匪看。”

“那时候，我压根儿都没想到自己会追你追到北海道来。人与人的缘份真是不可捉摸哪！”

彩回想起在羽田机场的出境大厅里……秀一那泪水盈眶的模样。她那时候是这么告诉秀一的：

“最后，我有一个愿望。我从来不曾后悔过遇见你，所以，请你也绝不要后悔。”

秀一直盯着轻点着头的彩说：“不后悔。”彩则努力地对着表情僵硬的秀一，露出灿烂的笑容。

祥子所住的私人医院，规模比永世会医院小很多。

这天，秀一到医院来看祥子时，主治医师矢上后明和护士川村景子正好也在场。秀一向矢上点头打招呼，然后问祥子：“觉得怎么样？”

“很好啊，多亏主治医师的医术高明……？”

“不，没这回事。”矢上立刻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常听祥子提起矢上医师，说您是位优秀的医师。”

“能得到永世会院长夫人的褒奖，实在感到万分荣幸……”

“对了，你看如何？就请矢上医师到永世会来，接替今井医师的工作好了。”

祥子半开玩笑地说道。

“啊？”秀一反问了一声，矢上连忙说：“这怎么成呢！”

“像我这样的医师，哪有资格到永世会那种大医院呢？”

“祥子，怎么可以贸然说出这种话？这会让矢上医师感到困扰的。”

“可是，矢上医师是专攻心脏科的……”

“祥子！”

秀一瞄了瞄好像有点不服气的祥子，对矢上耳语道：“医师，可以耽误您一点时间吗？”他想知道祥子前几天昏倒的原因。祥子喊了一下天想离开的秀一，但他只说了句：“我傍晚会再来。”便和矢上走出病房了。

清亮的钟声在晴朗的湛蓝天空中回荡着。教堂的门打开了，身着白纱礼服的园子和穿着燕尾服的神崎直人一出现，迎接他们的贺客之间便响起一阵欢呼声。

新郎新娘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他们的友人和亲戚对着他们猛撒米烂或猛拉纸炮，以为祸福。每个人都笑眯了眼睛，满足地望着他们俩。而园子的护士好友藤原敏江、中井加奈子和谷村美树，也在人群之中。

新郎新娘手挽着手正通过彩和拓已的面前。彩和园子默契十足地相视一笑。

恭喜！

谢谢！

两人以手语互打招呼之后，园子便将手中的花束高高地抛向空中。花束在晴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然后掉落在人群中。经过一阵抢夺，花束竟然掉到彩的手上。园子对着满脸惊讶的彩说：

“本来，我是想和拓已医生结婚的呢！彩，要和拓已医师好好地过哦！”

彩和拓已讶异地互看了一眼，然后，拓已一脸难为情地说：“胡、胡说些什么啊，园子。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怎么可以……”

敏江她们也趁机嘲弄了两人一番，他们俩只好真可奈何地苦笑了。

“请问一下。”

医院里，矢上正在检视病历表，护士景子出声问道：

“关于永井祥子小姐……”

“什么？”

景子直接了当地说：

“她的心脏机能日渐衰弱，排尿量也只有五百四十 CC 而已，再这样下去的话……”

“所以呢？”

“那样的身体状况根本无法生产，最好和她先生商量……”

“你是医生吗？”

矢上把视线从病历上移开，转头说道：

“她很想要个小孩。满足病患的希望是医生的职责，我是这么认为的。”

矢上说完便不再理会景子，迳自离去了。

喜筵上亲友正在致词。园子知直人坐在最里面，金屏风前的位子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再紧张，两人露出了今天最灿烂的笑容。

主客席上还有一个空位，上面摆着写着“永井秀一先生”的牌子。

彩、拓巳与敏江她们同桌。新郎的朋友致词完后，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

“谢谢他精彩的致词。接下来，我们请新娘的好友，仓本彩小姐上台来说几句话。”

彩，换你致词了。

拓已以手语告知彩。看到彩点点头便要起身，敏江掩不住脸上惊讶的表情说：

“致词，这怎么行嘛……”

“不用担心！”拓已说着也站起身，将手搭在彩的肩上。

“走吧，彩。”

彩站到宾客席的前面，拓已手拿麦克风，就站在她的身旁。坐在新娘席上的园子，对彩眨了眨眼，鼓励她，彩朝园子点个头，面向正前方开始比起手语。

园子小姐，还有神崎先生，恭喜你们

拓已在一旁帮彩翻译。彩不理睬那四起的喧声，继续比着：

我和园子相识于一年前。当时我只身来东京，什么事都不知道，但她地对我非常地好。她是我在东京结交的第一个朋友，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朋友

园子一直看着彩。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朋友。我也希望有朋友……可是，无法开口说话的我，却不知如何和他人沟通。

彩回想起在刚结识之初，园子来到她的房里，说要学手语的情景。

可是，她却肯用手语和我沟通。为了了解我这个人，她甚至去学手语，从来都没有人，像她那样……”

不知不觉间，会场变得鸦雀无声。

当彩在湘南的海边一心寻死的时候，是园子奋不顾身地下水救她；园子紧紧地抱住彩放声大哭。彩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种种。

《是她提醒了我，虽然无法说话，但却可以用心和他人

沟通；是她让曾经孤独的我，明白了朋友的重要与友情的可贵；这样的她，一如她身上那袭纯白的礼服。身为好友的我……能看到她幸福洋溢的笑容，感到非常高兴。真的，真的非常恭喜你》

彩低头致意，拓巳也在是后加上自己的一句话：“园子，真的非常恭喜你。”

园子对着他们点头，她的眼中，充满了泪水。过了一会儿，会场上才响起了如雷的掌声。

正要回到座位的彩，看到秀一正好跑进会场。

“啊，我们的贵宾永井秀一先生，似乎刚刚抵达。是否可以立刻请永井先生上台来为我们说几句话？”

秀一默默地点头，快步走向麦克风前。在中途，他看到彩了，两人的视线虽然短暂交会，但秀一随即移开目光，站到麦克风前。

“神崎直人先生以及园子小姐，恭喜你们……”

秀一语调冷静从容地开始致词，彩则用满怀热切情意的眼神看着他。

秀一当时临上飞机前对彩呼喊的话语，再度在她的脑海中生醒。

——我爱你，我会马上赶回来，到时我们就结婚吧！

彩禁不住垂下视线。

喜筵结束之后，秀一和拓巳并肩走在饭店大厅里，彩也跟在后面几步走着。

“……真是的，当主客还好意思迟到？”

“啊，因为绕到医院去了。”

“医院？”

“祥子晕倒了。”

秀一觉得有点难以启齿。

“咦？她还好吧。”

“嗯，只是虚惊一场。”

“可是，她就快生产了，如果有什么万一的话……”

一旁的彩也露出担心的神色。

“真的没事了。”

我想去探病

彩用手语比道。

我想去看祥子

“嗯，可是……”

彩对着有点犹豫的秀一猛比《拜托！》的手势。

“既然你这么说……”

“我们好久没来东京了，况且又不久待。”拓已替彩说话了。

“这样啊。哦！抱歉，因为我还有会要开……”

“当院长，还真是辛苦啊！”

秀一在临上计程车前，对两人说：“你们要回北海道之前顺道来医院吧，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再见

秀一面向彩边比手语边说道：

“过了这么久，能再看到你，心里很高兴。……再见。”

彩默默地看着秀一关上车门，目送他离去。

坐在计程车里的秀一不经意看了自己的双手，试着再比一次方才的手语。

“过了这么久，能再看到你……手语可真不是轻易就忘